



天津名妓点燃 清廷党争导火线

“中国最有权势的总理，因腐败而受到了弹劾！”《泰晤士报》的这条电讯，迅速传遍了全世界。这是1907年5月8日，该报记者莫理循从北京发出的一则电讯，报道说庆亲王奕劻受到弹劾，被指控收受黑龙江署理巡抚段芝贵的巨额贿赂；同时被弹劾的，还有庆亲王子，担任农工商部部长（“尚书”）的载振，及直隶总督袁世凯、奉天巡抚唐绍仪。报道也说，岑春煊出任邮传部尚书，并开始安置自己的人马。

《纽约时报》在转发该文时，用了大字标题《庆亲王被弹劾》。国际媒体的报道，都只提到了金钱腐败，却忽略了弹劾案中更为狗血的情节——“性贿赂”。

贿赂品

涉嫌收受“性贿赂”的，是庆亲王子，时年31岁的贝子、御前大臣、农工商部尚书载振。他被指控接受了他人赠送的歌妓，纳为二奶。

发动弹劾的，是48岁的纪检干部（御史）赵启霖。在这份题为《劾署抚段芝贵及庆亲王子父子折》中，赵御史写道：

“上年，贝子载振往东三省，道过天津，段芝贵以一万二千金于天津大观园戏馆买歌妓杨翠喜献之载振；复从天津商会王竹林借十万金，以为庆亲王奕劻寿礼。奕劻、载振等因为之蒙蔽朝廷，遂得署理黑龙江巡抚……”

弹劾的焦点是两条：一、载振接受性贿赂；二、奕劻接受巨额金钱贿赂。

奕劻时年69岁，爵位已经是最高等级的亲王，职务则兼军机大臣、外务部总理大臣、财政处总理大臣、练兵处总理大臣于一身，权势之大，独步朝廷。敢于弹劾他，等于虎口拔牙，本身就是新闻。而国人最为关切的，不只是权贵被弹劾，而是“二奶”反腐中的关键“道具”，天津名妓杨翠喜。权贵加上八卦，这样的狗血剧，才是舆论的最爱。

杨小姐此时为津门明星，月收入800银元，据此推算，年入9600银元，折合人民币约134.4万元。而彼时，一品大员的年俸比杨小姐差了37倍，要加上“养廉银”才相匹配。而杨小姐也并非仅仅拿“包银”这点死工资，还有寻芳客的其他馈赠，比如首饰之类的奢侈品及高档用品，单这项应该并不亚于官员的“养廉银”。

送礼人

杨小姐月入800银元，身价并不低。倘或段芝贵真要将其作为礼品送予载振，“从良”的“买断”价自然不菲。如果溢价10倍，则需6.7万两（约合人民币1134万元），20倍就需13.4万两（人民币2268万元）。果真要下如此血本，段芝贵又图什么呢？

时年38岁的段芝贵，虽然在日本学习军事的时间并不长，但好歹也算海归。他并非袁世凯的子弟兵，却最终能获得袁世凯的青睐，据说是他在发掘和满足领导的各种隐秘需求方面，有独到的功夫。《清稗类钞》记载：“袁世凯有妾与其仆通，事觉自杀，仆窃藏而逃，久之不获。巡捕段芝贵为悬赏，募得之以献。世凯大喜，赞其才，令捐道员，密疏保荐甚力。”

这段记载如属实，段芝贵的发迹就在于帮助领导洗去绿帽子，换来了自己的红缨子。被弹劾这年，段芝贵还只是一个捐班道员，最多无非正四品，厅局级干部。这说明，段芝贵进入袁世凯的内圈，时间并不长。而袁推荐他出任黑龙江省长（“巡抚”）一职，至少是从二品的省部级高官，虽然是先代理，那也是真正的封疆大吏，这是超常规的越级提拔，这至少说明，袁世凯对其相当信任和倚重。

段芝贵能得到袁世凯如此提携，究竟是工作能力，还是拍马能力？说实话，根据现有的史料，根本难以判断，而可以确定的只是两点：一、袁世凯终其一生，用人还是以能力为主，这才将北洋系打造成了中国政坛中实力和势力最大的一支力量；二、在建立东三省这样的国家重大战略上，袁世凯或许可以如李鸿章那样不太在意干部的“廉”，但一定不可能不在意干部的“能”。

而段芝贵想当黑龙江省长，根本无需向奕劻、载振行贿。这个职位的人选，中央绝对不可能绕开身为北洋大臣的袁世凯，而袁也必然在北洋内部物色。段芝贵如果转弯抹角地勾连载振，不仅绕的圈子太远，而且等于是拿载振压袁世凯，也得罪了北洋的其他够资格的同僚，这是官场上的一大忌，段芝贵应不至于愚蠢至此，袁世凯更不可能愚蠢到令其得逞。

抢位子

这起“二奶”反腐案，看似御史赵启霖一人发起了弹劾，其实幕后有极深的背景。

当时，3个最为著名的御史，结成了一个同盟，因其名字中都有霖或麟，时人号称“三菱公司”。这些御史们，统归于“清流”，而“清流”的领军人物，是57岁的军机大臣、政务大臣、协办大学士瞿鸿禨。瞿鸿禨的实际权力，仅次于庆亲王奕劻，两人明枪暗箭，争斗得相当激烈。而时年46岁的两广总督岑春煊，是瞿鸿禨的枪杆子，与庆亲王的枪杆子袁世凯旗鼓相当。

此时的清帝国，已经下定决心实行政治体制改革，推行君主立宪。而谁能掌握这场政改的主导权，成为权争的焦点。争夺改革主导权，关键还是在于争夺行政资源。作为政改第一步的中央国家机关人事制度改革，就成了各方交锋的焦点。

在这场交锋中，奕劻、袁世凯的北洋派，扮演了改革派，呼吁要效仿列强，建立“责任内阁制”，以内阁取代军机处。除了冠冕堂皇的大道理外，袁世凯其实也有不可对人言的小九九：他并非军机大臣，对中枢的影响有限，而推行责任内阁，与他交好



杨翠喜

国人最为关切的，不只是权贵被弹劾，而是“二奶”反腐中的关键“道具”，天津名妓杨翠喜。权贵加上八卦，这样的狗血剧，才是舆论的最爱。

杨小姐此时为津门明星，月收入800银元，据此推算，年入9600银元，折合人民币约134.4万元。而彼时，一品大员的年俸比杨小姐差了37倍，要加上“养廉银”才相匹配。而杨小姐也并非仅仅拿“包银”这点死工资，还有寻芳客的其他馈赠，比如首饰之类的奢侈品及高档用品，单这项应该并不亚于官员的“养廉银”。

的庆亲王奕劻必能出任总理大臣，则其政治空间将大大扩展。

而瞿鸿禨则因现实处境的关系，只好扮演保守派的角色，坚决捍卫旧有的军机处制度。他对袁世凯的势力日益侵入中枢深为不满，试图通过巩固军机处，解决“朝有大政，每由军机处回诸北洋”的局面。

双方角力的结果，瞿鸿禨大胜。袁世凯提出的责任内阁制被最高核心否决，军机处继续保留，但除了奕劻、瞿鸿禨两人外，其余军机大臣，如吏部尚书鹿传霖、陆军部尚书铁良、民政部尚书徐世昌、学部尚书荣庆等4人，均调离中枢，另补入大学士世续、广西巡抚林绍年。世续是满人，与庆亲王交好，而林则是瞿鸿禨所推荐。袁世凯还被迫向新设的陆军部，交出了第一、三、五、六4个镇的兵权。

第二回合争夺，在于地方督抚的布局。这一回合，北洋派收获颇丰：两广总督岑春煊调任云贵总督，由袁世凯的亲家周馥接

任两广，同时，在新设立的东三省里，北洋派也取得了完胜，囊括了总督、巡抚的所有职位。

岑春煊接到调任云贵的电令，走到上海，称病不行，中枢无奈，只好改任其出任四川总督。这回，岑春煊倒是动身了，但从水路到达汉口后，就报告中央，希望能“顺道”觐见太后，而且不等回复，就登上了京汉铁路专车直接北上。

“官屠”炸弹

从后来的形势发展看，瞿鸿禨、岑春煊等做了两手准备：一手是通过岑春煊与太后的特殊关系，进京觐见时给奕劻下眼药；二是赵启霖等联络御史，从公开渠道发难。

1907年5月2日凌晨，刚刚入京的岑春煊，得到了太后的单独接见。第二天，中央修改任命，岑春煊不再需要到四川上任，而改任邮传部尚书。邮传部掌控铁路、航运、邮政、电报，都是大清国最重要的支柱产业。

岑春煊上任的第一件事，就是赶走奕劻的亲信、邮传部副部长朱宝奎。连着4天，岑春煊每天都得到慈禧太后的单独接见，并进行长时间对话。而在对话中，岑春煊甚至尖锐抨击政治腐败和假改革，当然，矛头所指，正是长期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奕劻。

岑春煊的开办，给北京的政局带来了不小的震动。李鸿章的侄女婿、时年33岁的小官员孙宝瑄在日记中记述：“岑帅之突至，以霹雳手段为政府当头棒喝，岂不使人可爱，岂不使人可敬？岑尚书乃一活炸弹也，无端天外飞来，遂使政界为之变动，百僚为之荡恐，过吴越怀中所藏者远矣！”

晚清官场，岑春煊因为政崇尚严猛，经常参劾官员，而号称“官屠”，与“钱屠”张之洞（花钱如流水）、“民屠”袁世凯（指袁镇压民乱手段刚烈）并列天下“三屠”。就在“官屠”岑春煊引爆了他的“反腐炸弹”后，“三菱公司”的御史们也发起了第一轮弹劾。

赵启霖的弹劾一上，中央核心即刻下令：“有无其事。均应彻查。著派醇亲王载沣、大学士孙家鼐确切查明。务期水落石出。据实覆奏。”载振几乎是立即递交了辞呈，但被中央拒绝。但是，同一天中央却宣布：“段芝贵著撤去布政使衔，毋庸署理黑龙江巡抚。”政治平衡术中，官小的总是被当作砝码使用。

载沣和孙家鼐赶到了天津，却发现杨翠喜并不是载振的二奶，而是被天津盐商王益孙买下，作为外房，并立有“字据”为证，“性贿赂”案子虚乌有；而天津商会总理王竹林也宣称，自己根本不可能筹措10万两巨款，给段芝贵去送礼。

查无实据，中央便在5月16

日下诏，痛斥赵启霖：“该御史于亲贵重臣名节所关，并不详加察访，辄以毫无根据之词率行入奏，任意污蔑，实属咎有应得。赵启霖著即行革职，以示惩戒。”

这期间，据《异辞录》载，似乎新入军机的世续起了不少作用。此人时年52岁，“在满人中素著忠悃”，与庆亲王关系不错。他担心，如果重用岑春煊，则“徒苦老庆，于满人无利”，显然是颇讲政治的顾虑。当慈禧前往颐和园，在万寿寺稍憩时，召世续单独见面，世续巧妙地透露说，岑春煊其实与庆亲王有私怨。这点提醒了慈禧，她因此对岑春煊开始疑虑。

两派相争的第一轮结果，载振和赵启霖都丢了官。御史们并不想见好就收。“三菱公司”第二“菱”赵炳麟出场，在5月19日上书：“处此时势，大小臣工皆应劝善规过，共济时艰，倘敢言之谏臣严加屏斥，臣恐言路闭塞，人心解散，天下事有不忍言者矣。”

4天后（5月23日），“三菱公司”第三“菱”江春霖出击，认为载沣、孙家鼐的调查报告有不少疑点，要求重新调查。他把矛头指向了盐商王益孙，这回用的是官吏不得迎娶演艺界女伶的法律。

反击

一直处于守势的北洋派，终于完成力量集结，开始反击。5月27日，慈禧单独召见奕劻。奕劻指出，两广军情紧急，非岑春煊出面不可，提议岑春煊回任两广，慈禧同意。其实，慈禧此时也有一点厌倦岑春煊，试图以此平衡两派之争。

岑春煊虽不愿意，但朝命频催，竟是不容他在京城多呆，他只好南下，在上海继续称病观望。

随后，在袁世凯支持下，御史恽毓鼎向瞿鸿禨发难，公开弹劾其暗通报馆、授意言官、阴结外援、分布党羽。身为堂堂军机大臣，瞿鸿禨竟于当日被逐出军机，勒令退休。慈禧太后如此雷霆一击，是因为她确信了瞿鸿禨的确在幕后有所串联。

在御史们的集体压力下，北洋派对赵启霖放了一马，中央于7月16日发布上谕：“已革御史赵启霖，着加恩开复革职处分。”而对岑春煊，则穷追猛打。

岑春煊为了积累争夺政改主导权的实力，此时与康有为、梁启超等人有相当密切的联络，梁启超甚至专程回国面谈。而袁世凯釜底抽薪的高招，就是伪造了岑春煊与康、梁等人的合影。这张假照片，加上诸多的真情报告，导致了慈禧太后痛下决心，罢免岑的职务。8月12日，中央谕令开缺岑春煊，一个封疆大吏，就这样在政争中被淘汰出局，这是其在发动“二奶”反腐时，绝对没有想到的结局。

史称“丁未政潮”的这场风波，轰轰烈烈了几个月，随即偃旗息鼓。但是，一个极其强烈的信号却传递出来了：大清国的腐败，已经与改革血脉相连，并且随着改革的深入而深入。即便是作为改革攻坚战政改，也被当作党同伐异的机会，无论哪一派莫不如此。这正是大清国改革的最尴尬、最吊诡、也是最致命的地方。

据《中国经营报》